



人民論壇

第81期

1 - 10 - 1969

PARTAI RAKYAT NEGERI SINGAPURA

31,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494006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

M.C. 07, 6157

本期出 8 版

每份一角

毛主席語錄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

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熱烈祝賀中國卅周年國慶

一輪紅日從北京升起，萬丈光芒普照大地！中國山河一片紅，世界五大洲人民唱起了最響亮的歌——東方紅！十月一日這一天到來了！這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卅周年國慶，這是中國七億人民的光輝節日，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光輝日子！

在廿年前當代最偉大的革命家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階級，「一唱雄雞天下白」，中國人民從此翻身了！亞洲的巨人、世界的巨人站起來了！

在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艱苦奮鬥了整整廿年了，黑暗的中國變成了光明的中國，落後的中國變成了先進的中國，一窮二白的中國變成了繁榮、昌盛、富強的中國！

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廿年來同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進行了反復的較量，粉碎了劉少奇及其追隨者的一個又一個反革命復辟陰謀。毛主席親自發動與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以叛徒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被徹底摧毀，隱藏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中國大陸的反革命份子，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個個被革命群眾揪出來，打倒在地。帝、修、反壘在中國的復辟資本主義的定時炸彈被挖掉了！三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和深入人心，保證了中國共產黨永不變修，保證了中國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作為世界革命堡壘，它的日益鞏固和強大，它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每一項勝利，都是對世界革命的重大貢獻，都是對世界革命人民的極大鼓舞！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它象徵着世界的未來！

毛主席教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決地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大力支援世界革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和以蘇修集團為中心的修正主義，有效地援助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

我們馬來亞（包括星加坡）革命者和人民大眾，無限嚮往人民中國，無限敬仰和崇拜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主席。我們決心更好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在馬來亞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使馬來亞革命早日取得勝利！在我們進行反對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鬥爭中，中國人民必將堅決地站在我們一邊！

我們堅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在今後取得更大的成就，在革命道路上更迅猛地前進，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貢獻！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爭取馬來亞的真正統一、獨立和解放！

—— 群人民黨黨員 ——

自從社陣中委會提出了關於「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問題後，在左翼內部已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由於這個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今後要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基於此，我們是完全有必要全面地、深入地對這個問題提出探討。

在還沒有進入正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幾個革命原則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

(一) 國家的產生

國家，這是個什麼東西？偉大的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之一恩格斯在論到國家的問題時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

很明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國家是階級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存在的一天，也就意味着階級和階級矛盾的存在，也更表明存在着一個（或一些）階級對一個（或一些）階級的專政。

(二) 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

「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這是英帝國主義長期統治我國人民所慣用反革命伎倆。英帝國主義為了鎮壓我國革命運動，它根據自己的需要交替使用這兩個反革命伎倆。

「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從表面看來似乎有所差別，但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的。不管是「分而治之」還是「合而治之」，整個國家的政權始終是掌握在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手里，人民的生活從來就沒有在「合而治之」或「分而治之」下得到任何改善，我國的革命運動也不會因「分而治之」或「合而治之」而停止發展，這一切可以從英帝在一九四八年佔領馬來亞到今日的所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和國」，這短短的廿一年中可證明。

在瞭解了「國家」和敵人的「分而治之」與「合而治之」後，讓我們正式進入對社陣發表的「馬來亞重歸統一」這篇文章的研究吧！

(三) 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問題

1. 關於「為什麼重歸統一重要的、迫切的」

社陣領導同志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如果重歸統一實現的越早，那麼，在我們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就會碰到越少的困難。」如果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當權，我們人民被他們壓迫與統治，而統一如果真能使民族解放鬥爭減少困難，難道敵人也會安排這種對民族解放鬥爭有利的統一嗎？敵人如果會做對民族解放鬥爭有利的事還嫌敵人不是很可愛嗎？不！這是不切實際的、有害的幻想！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部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道路上，我們始終認為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困難是不足為

奇，對於這些困難，是迴避還是面對呢？在面對困難時，我們應有的態度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必須使用革命的暴力，掃除前進道路的困難。而不是妄圖通過某些捷徑如果存有這種錯誤想法，將是一個十足的徹底的機會主義者。

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只要我們擁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並且好好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我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是能夠，而且必然會把我們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前進道路上所面對的任何困難障礙一一克服。正如馬來亞共產黨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日所指出的：「儘管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會遇到困難和障礙，但是，我們堅信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2. 關於「在馬來亞人民中提倡民族團結」

在談到民族之間關係緊張的問題時，社陣領導同志的文章還寫道：「只要人為的障礙在長堤上存在的一天；那麼，種族緊張的導火線就將繼續的存在，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就時時握有種族衝突的輕易機會。」這是一個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它把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的屠殺，看成是因為「人為的障礙在長堤上存在」！這裏人們不禁要問，在日本時期，到一九六三年新殖民地的「馬來西亞」時，為什麼又會發生民族的屠殺事件呢？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今天，我國仍然存在着民族不團結的現象，民族間的關係的緊張關係，其主要根源是由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仍然統治着我國，也就正如馬來亞共產黨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廿日的聲明中指出：「分化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屠殺是一切新老殖民主義者鎮壓人民革命力量和爭奪勢力範圍的慣用伎倆。」

我們毫不含糊地說：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革命統治是我國民族之間緊張的總根源。只要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仍然統治着我國，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壓迫，那麼，民族間緊張的關係是隨時可能爆發的。

「拉曼拉昔集團的民族屠殺政策，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壓迫政策。」（引自馬來亞共產黨一九六九年六月廿日聲明）總之，製造民族間緊張的關係，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為了鎮壓人民革命力量和爭奪勢力範圍所慣用的伎倆，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徹底消滅階級壓迫，才可能消滅民族間緊張的關係。如果否認這一點，那也就是否認我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民族分化政策、民族屠殺的罪魁禍首。

帝國主義為了私目的利益，正不惜手段在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製造分裂，這對於我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無疑是一個嚴重的障礙。我們必須加緊促進各民族大團結的工作，要如何加強呢？該篇文章中說：「馬來亞的重歸統一，以及在爭取重歸統一的鬥爭過程中，階級的團結將必然更加容易加強，大力開展共同的鬥爭，反對共同敵人——美英帝將必然會慢慢的打破各民族的屏障，人為的成見與恐怖將必然會慢慢的消除。」你看，當政權還掌握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手

（轉入第四版）

反对合法主义

無產階級偉大導師馬克思說過：“暴力是革命的產婆。”在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動派的政權與推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過程中，暴力是不可少的，捨此不能消滅反動勢力，不能完成革命任務。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修正主義對待帝國主義者及各國反動派在革命的問题上，就是不主張以革命暴力推翻現存的反動政權，修正主義捨棄了革命的根本動力，而主張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妄圖一筆勾銷“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一革命真理。他們以此反革命反革命戰戰兢兢；他們反對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與被壓迫階級起來以革命的暴力粉碎反動的國家機器。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以及服膺於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黨團，都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革命的中心的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等教導當作革命的偉大真理與原則，並為此而奮鬥到底。因而承認不承認實行不實行這條路線，就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對這個問題迴避、掩蓋就是對革命投機，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

（接自第三版）

里的時候，統一竟能實現民族團結，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那麼不利，那麼由誰來實現統一呢？難道帝國主義會為我安排這種統一嗎？如果帝國主義不肯安排統一，我們在沒有掌握政權的情況下，又怎麼能安排統一呢？在這裡，作者根本不提民族團結的基礎，試問，這樣的民族團結怎麼能鞏固和發展呢？拋掉階級內容的團結，是沒有基礎的團結。我們完全支持馬來亞共產黨關於民族團結的政策，即：「只有堅持在民族平等基礎上的民族團結政策，堅決反對殖民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的民族分化和種族主義政策，才能把各民族工農群眾廣泛發動起來，鞏固和發展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大團結。」（馬來亞共產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日聲明）

3. 關於「剷除強加人民頭上不必要的痛苦」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當他談到階級和階級壓迫時，他必然會清楚地認識到其結果的。正如列寧所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這里列寧已清楚地向我們指出，國家的存在意味着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既然有階級壓迫，那不可避免會產生不利於對立階級的現象，這是合乎階級鬥爭發展規律的。

今天，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為了它們一小撮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的私自利益，正肆無忌憚地製造了不少的痛苦強加在人民的頭上，把勞動人民的大量財富橫蠻地掠奪去，造成人民的生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要如何解除人民的這些痛苦呢？

該篇文章這麼寫道：「早日的重歸統一必然會把人民所遭受的一切不必要的麻煩逐漸消滅，必然會減輕人民的痛苦。」到底重歸統一後政權是在那個階級手里，從文章開頭到這里還未曾提到一個字，然而，却未卜先知地說「統一必然會把人民所遭受的一切不必要的麻煩消滅」，這可說是「高瞻遠矚」！由敵人安排下的統一，竟然能減輕人民的痛苦，

合法主義者在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鬥爭中，不敢提出或實際上反對“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他們以“合法”的東西來代替革命的路线、政策、策略。合法主義是背離了革命的實踐，害怕革命暴力，取消革命的暴力。當廣大的被壓迫人民被壓迫階級要起而以革命的暴力反擊反革命的暴力的時候，他們提出合法主義的黑綱領，妄圖把廣泛的群眾鬥爭變成“合法”鬥爭“憲制”鬥爭。合法主義實際上就成一種改良運動，起着阻礙革命發展的作用。這種取消“革命”的所謂“正確路線”與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是相對立了。合法主義是必定遭受失敗，儘管他們努力掩蓋其機會主義的本質。

打倒合法主義，打倒多中心論（即無中心論）！喚起工農千百萬，調動浩浩蕩蕩的人民大軍向反革命進攻！

“團結起來，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從各方面加強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向敵人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為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到底！”

「消滅人民的一切（注意：是一切）麻煩，在「左翼領導人」的眼中，有這樣慈悲的敵人，豈不是咄咄怪事？

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們把統治階級強加於勞動人民頭上的災難，對勞動人民所進行的種種壓迫與迫害，竟說成是「不必要的麻煩」，更荒謬的是，當談到人民這些痛苦時，作者並沒有提出用什麼手段去徹底剷除人民的這些痛苦，而只是「減輕」（不是徹底剷除）「這些不必要的麻煩」，這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論調，竟然不把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所作的種種壓迫，給予徹底的推翻其殘暴統治，而是「減輕」這種殘酷的階級迫害罷了！

我國的革命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革命，因此我們必須完全遵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解決人民的痛苦。

馬克思說：「暴力是替任何一個孕育着新社會接生的產婆。」

恩格斯說：「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開闢道路並破壞舊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

列寧也說：「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滅」，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更清楚地指出：「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並且提出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科學論斷。

（特 續）

我們不要“純粹”的馬來亞國家意識

——評“重歸統一”問題

吳丹

自今年六月以來，星島左翼內部出現了星島與馬來半島「重歸統一」問題，並因此引起廣泛的激烈的論爭。樹欲靜而風不止。在階級社會里左翼陣營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左翼陣營內的反映。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迴避這種矛盾和鬥爭。我們要以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這種思想上的論爭。我們同時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做向人民負責。」我們堅決反對避開問題、強詞奪理、含糊其詞、蒙混過關的態度及方法，因為這無助於針對問題的本質的討論，無助於解決矛盾。

關於闡述「重歸統一」問題的文章、文件、和講話，已出現不少了，但仍然不能被左翼廣大干部的接受。這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是因為以「爭取重歸統一作為我們群眾鬥爭口號的不變與中心的主題凡引述的話語，暫不註明出處」是錯誤的。錯誤在那里呢？錯誤在於這個「重歸統一」的「統一」乃是形式主義的「統一」，不是我們爭取實現的一個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之統一；錯誤在於以「重歸統一」作為當前鬥爭「主要任務」的「統一」，不是我們爭取實現的一個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而和獨立、民主等條件互相關聯、不可缺少的統一；錯誤在於「重歸統一」的「統一」觀點，離開了政權問題，是一個星島與馬來半島重歸結合的地理上的「統一」，不是遵循毛主席所教導的「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勢力鬥爭，也完全是為着維持他們的政權」這一馬列主義觀點的；錯誤在於「重歸統一」的「統一」觀點，離開了馬來亞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而正如毛主席的英明指出那樣：「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因為「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因為在今天，馬來亞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有了新的勝利的發展，沉重地打擊着帝國主義及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離開了武裝鬥爭這個極其重要的特點，必然無法正確地分析當前祖國的局勢，必然無法正確地了解左翼隊伍當前的任務，更談不上制定正確的政策和鬥爭策略。我們認為「重歸統一」這個「口號」（或謂「任務」、或謂「現階段鬥爭的目標」、「戰略目標」、「策略」等等，名目很多，暫取其一，保留批評）是錯誤，不是根據某些個別的字句，而是根據闡述「重歸統一」問題的文章、文件、講話的具體內容和中心實質。我們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導，「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我們是要「一進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絕不像某些贊成「重歸統一」的同志那樣，三番四次地強調「我們是要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我們贊成武裝鬥爭」等等「心頭話」、「主觀願望」，或引用有關文章的個別句子，來為「重歸統一」問題的錯誤辯護，而迴避對「重歸統一」問題的實質內容，要害進行分析。今天問題已經爭論了三個月了，還絕不是不「理解」、「誤解」的糾纏，而是正確與錯誤的鬥爭。正如提出「重歸統一」問題者本身所清楚表明：「整個問題的中心是：我們是否準備接受或者不反對或者利用一個敵人所控制下的所謂

「統一」，這是主要的關鍵問題」（七月十八日一個會議上的講話），「嚴格的講起來，基於黨作為一個群眾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務來說，我們只能是爭取統一，然後更進一步的達到獨立和民主」。為什麼贊成「重歸統一」問題的同志，那麼死心眼，不肯面對問題的實質呢？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從闡述「重歸統一」問題的文章、文件、講話中剖析它的實質。白紙寫黑字，錯誤是不能也不應該加以遮飾的。

由於問題牽涉得很廣泛，只能逐點加以分析和批評。這裏想針對有關所謂「馬來亞國家概念」問題發表初步的意見。其他對「民族意識」、民生問題、民族經濟問題、民族解放鬥爭、民族團結問題而提出的「重歸統一」的論點，都是那麼不堪批駁，以致贊成「重歸統一」的同志，最近轉而側重在「馬來亞國家概念」上進行辯護。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就讓我們從這點說起罷！當然，說得不好，理由不充分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及時批評指正。

(一)

爭取「重歸統一」被認為是迫切、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要「樹立馬來亞人的意識概念」，因為「拉曼李光耀傀儡為着徹底的投靠美英帝，全面的為“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政策服務，它們是竭盡所能地要在人民當中剷除馬來亞的國家意識，妄想用偽“馬來西亞”的國家意識“和偽“新加坡的國家意識”來取代它的位置」。乍看起來，提出建立「馬來亞的國家意識」這好像是和敵人所宣傳的反動國家意識針鋒相對了。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起來，却又不是了。問題在於帝國主義、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所大事宣傳、向人民貫輸的偽「馬來西亞」、偽「星加坡共和國」反動國家意識主要是「使人民忘掉他們是馬來亞人，而以他們是所謂“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嗎？問題在於如上所提的“馬來亞的國家意識”到底是一種什麼意識？問題也在於人民牢記「他們是馬來亞人，不是所謂馬來西亞人」，也不是所謂“新加坡人”，就可以協助擊潰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詭計」，就「必然加速馬來亞民族解放的早日勝利」了嗎？讓我們來分析這些問題吧。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開動它的各種宣傳機關、教育機關向人民鼓吹、貫輸偽「馬來西亞」、偽「新加坡共和國」反動的國家意識，主要的內容是美化它們的反動傀儡政權，掩飾它們作為帝國主義奴才、反人民的本質，欺騙人民去效忠反動的政權，忍受它們法西斯的統治。人民有改革要求，也應該遵循改良政策的途徑；一句話，國家是不可反對的，不然就是「叛國」，就是坐牢，就要殺頭（多少革命人民因此被判坐監，被處以絞刑啊！我們能忘記這血海深仇嗎！）總之，反動派宣傳的反動國家意識，是掩飾其階級性，抽掉了國家的階級內容。這就是要害！所謂「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只是配合實行種族主義政策而要弄的花腔，不是反動的國家意識的主要內容；而種族主義政策是分裂人民，破壞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大團結，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以維持其傀儡統治的主要政治手段。（這點將另文論述。）因此，我們在進行革命的思想輿論工作，反擊

（轉入第五版）

(接自第四版)

敵人所宣傳的反動國家意識，就要抓住要害，要揭露偽「馬來西亞」、偽「星加坡共和國」的政權本質，它的階級本質（代表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利益，是這些反動階級向人民專政的工具），暴露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是一批賣國集團，這才是針鋒相對。而事實上，過去左翼一路來都是這樣做的。我們宣傳的爭取實現的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就包含着反擊反動派的反動國家意識的階級內容就緊密地從政權的觀點去批駁反動派的反動國家意識。今年八月十七日，馬來亞共產黨的聲明裏，更明確地提出「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更明確地從武裝鬥爭的觀點，說明馬來亞人民是要通過武裝鬥爭，靠「槍杆子」，靠人民解放軍，靠馬來亞各民族人民直接與間接的支持配合，去粉碎帝國主義扶持的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國家機器，去打出人民的江山，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權，建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馬來亞革命人民目前正在加強這種革命實踐。這裏面，含有那麼明確的階級觀點啊！然而，在「重歸統一」口號下提出的「馬來亞的國家意識」卻沒有階級內容。它的主要內容是「馬來亞人」，它甚至被稱為是「純粹的馬來亞國家意識」（見一篇七月十八日的講話）。這是多麼的荒唐！

現在讓我們再進一步剖析這種「純粹」的「馬來亞國家概念」是什麼東西吧。非常明顯，提出「重歸統一」口號者對「國家意識」的看法，是丟掉國家的階級本質，政權性質的。他們是反對馬來亞被分為二個「國家」，而贊成一個「國家」，即所謂「國家統一」。他們說，「國家統一」就容易「擊敗敵人的分治陰謀，搞好民族團結」，「達到最後的勝利」，「越遲的實現國家的統一，那麼，越是擺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就會越多」，這難道還不夠明顯地說明他們所謂的「國家意識」是離開了人民政權，不同於「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意識嗎？他們講的「國家統一」竟然是敵人統治下的「國家統一」；支持這種觀點的人甚至坦白地說，「國家統一與反動政權，本來是兩件事」，甚至說「敵人安排下的國家統一，對我們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實現是有所促進，是鬥爭的一種進展」！看！他們就是這樣來「建立「國家概念」，來認識祖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

國家是一個階級的概念，偉大的列寧早就指出：「國家的特徵就是存在着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階級」。任何國家都是一定階級專政的國家。只要國家還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階級的「國家概念」。現在，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却要人民去爭取，接受一個不管有沒有政權的「國家概念」。這何止是荒唐而已？必須指出，毛主席說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勝利的根本保證」中的「國家的統一」，是明確地指的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部的統一，却不同於今天「重歸統一」提出者所說的離開了政權的「純粹」的國家「統一」。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不適當的運用毛主席的語錄。

宣傳像那種的沒有人民政權的「純粹」的「國家概念」（實質是指反動政權的國家概念，因為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國家概念），以及那種沒有人民政權的「國家統一」，能促進馬來亞人民的解放鬥爭嗎？顯然不能。這樣的「國家概念」，「國家統一」，無助於促使馬來亞人民看清帝國主義、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本質，無助於教育人民認識必須打倒反動政權，必須粉碎反動的國家機器（不是反對這個機器的

這種或那種表現形式，而是粉碎這個機器本身）才能得到解放；無助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認識馬來亞人民解放戰爭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的重要和決定作用；當然也就無助於動員人民起來，展開打倒反動政權的鬥爭，展開支持武裝鬥爭的鬥爭；無助於促使馬來亞解放事業的早日勝利！相反，宣傳那種「純粹」的「國家概念」和「國家統一」，顯然會妨礙了人民對國家政權的階級本質的認識，妨礙了人民用階級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的各階級（如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等階級之對立，以及反帝統一戰線內部各階級的關係等）。尤其糟糕的是，倘若帝國主義者為了維持政權的利益，安排星島與馬來半島（不包括解放區）的重新結合，搞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沒有星加坡國家意識」，「沒有了星加坡人」的「概念」，那麼，左翼事先宣傳的「純粹」的「國家概念」，「國家統一」，不是會在客觀上有利於反動派的反革命部署，不是會在客觀上幫助反動派粉飾其國家政權的反動本質，幫助他們欺騙人民接受其反動統治嗎？至少，會造成左翼的「國家概念」與反動派的「國家概念」，沒有什麼不同！這不是造成敵我不分了？

關於「馬來亞人」概念。我們在為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的工作和鬥爭中，就宣傳了馬來亞是我們的祖國，我們是馬來亞人民的意識，我們當然要加強這種思想工作，但不是脫離了政權，脫離了階級觀點，來宣傳「馬來亞人」的概念。反動派是不包括在馬來亞人民之中的。就是將來成立了「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其國民，也是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帝國主義走狗的。

總之，提出「重歸統一」以建立的所謂「馬來亞國家概念」，是錯誤的。錯誤在於它不是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這個具有人民民主政權的國家概念；錯誤在於它沒有進行人民解放戰爭、粉碎反動國家機器、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的觀點！一句話：純粹的「馬來亞國家概念」，是沒有政權觀念的。而階級鬥爭，正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談國家，絕對不能離開政權。政權，指的是統治的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集中表現，也可以說是國家的表現形式。馬來亞人民的革命先鋒隊正在領導人民進行武裝鬥爭，並已在祖國北方邊境建立人民政權！馬來亞的真正統一，是統一在這種人民政權之下的，是趕走帝國主義勢力，打倒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傀儡政權，這才是我們爭取實現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之統一，絕不是在敵人統治下的星島與馬來半島（不包括解放區）的地理上的「統一」！馬來亞人民只能接受一個正確的國家概念，那就是馬來亞人民當家作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絕不是什麼抽象的「純粹」的「國家概念」（實際上這不存在），更不是敵人安排下的「統一」的「國家」！

(待續)

毛主席語錄

蘇修、美帝狼狽為奸，做了這麼多的壞事、醜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會饒過他們的。世界各國人民正在起來。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

帝國主義安排下的“統一”可以接受嗎？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以及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重新統一，是馬來亞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這個目標雖然包括三個主要內容——獨立、民主和統一，但却是三位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三個目標。在為爭取實現這一目標的鬥爭中，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馬來亞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權，實現祖國的獨立和解放，就有了真正的統一。離開了政權問題，不強調獨立和解放，就談不上爭取真正的統一。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被帝國主義“分治”的國家的歷史可以證明，在人民沒有取得政權之前，那里的人民能夠爭取國家的真正統一的。同樣的道理，要實現馬來亞的真正統一，馬來亞人民只有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實現祖國的獨立和民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強調什麼“開展重歸統一的鬥爭”，提出“先爭取統一，然後更進一步的達到獨立和民主”，把爭取“統一”當成是“革命實踐的第一步”。

在爭取馬來亞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鬥爭過程中，如果帝國主義者安排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合併，那麼，是否就意味着馬來亞半島和新加坡已經重歸統一了呢？是否意味着我們應當“進一步去爭取獨立和民主”了呢？不！絕對不是！我們認為：真正的統一，只有在人民掌握了政權以後才能實現。帝國主義安排下的“統一”，只是一種形式吧了。歷史證明：當帝國主義為了維持其反動統治，隨時可以改變統治手法，今天它可以讓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形式上的“統一”，明天又可以把它分割開來。這種形式上的“統一”，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欺騙手段，實際上，只要帝國主義存在的一天，對於各民族人民、對於革命力量，它們必然會採取分化政策的。

如果我們只從概念上去理解統一問題，沒有分清是什麼政權下的統一，抽象地認為凡是“統一”就是好的，帝國主義安排下的“統一”也是好的，也是對人民有好處的。這是天真的想法。不要忘了，今天馬來亞人民遭受的痛苦，都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統治造成的。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統治下，隨着它們的政治與經濟危機的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只會越來越痛苦，敵人對革命力量的鎮壓只會越來越殘暴。今天，它們已經實行軍事獨裁統治了！我們怎麼能夠幻想帝國主義安排下的“統一”會減輕人民的痛苦，會給革命帶來方便呢？如果帝國主義安排下的“統一”會“對那一階層人民都有利，只是對反動派不利”，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怎麼會自己來做這樣的安排呢？我們怎麼能相信帝國主義會“明智”起來，怎麼能替帝國主義塗脂抹粉，怎麼能提出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來降低人民的警惕性呢？

或許有人還妄想，我們可以通過發動群眾“開展重歸統一的鬥爭”，迫使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安排一個對人民有利的“統一”的局面，這種想法也是天真得可愛。它的可愛之處

就在於：把階級鬥爭看得那麼“文質彬彬”、那麼“溫良恭儉讓”，忘了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拼死”。毛主席教導我們：“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沒有槍杆子的群眾鬥爭，怎麼能夠從根本上動搖反動統治的根基？不能動搖反動統治的根基，怎麼能夠奢望反動派會允許一個對人民、對革命有利的局面的出現呢？

還有人認為：接受敵人安排下的國家“統一”，並不意味着接受反動派的統治。理由是：國家統一與反動政權是兩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兩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概念。這種脫離階級鬥爭來談國家統一的觀點，豈不是要掉進修正主義的泥坑中去了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權力機關。離開了政權問題，還談什麼國家，還談什麼國家統一呢？如果說國家統一和政權問題是兩回事，那麼，怎麼還會有真統一和假統一之別呢？

對待帝國主義泡制的假“統一”，我們到底要堅決反動徹底暴露它呢？還是要承認它、接受它？這是一個關係到原則立場的問題。我們的態度必須是明確的，模稜兩可是不行的，要弄字眼也不行。倘若一忽兒提出要爭取假“統一”，一忽兒又提出“接受”，一忽兒又“利用”、又“不害怕”，使讀者不知所云，還不是真心研究問題的態度。我們認為：既然假“統一”（或“合而治之”）、“分而治之”都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手段，我們只有堅決反對、徹底暴露（圍繞政權問題來暴露）它，不能夠接受或承認它，更沒有理由主動去爭取。

不接受假“統一”，是否就意味着歡迎“分治”呢？也不是！道理很簡單，“合治”和“分治”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兩粒臭雞蛋，我們決沒有理由選擇其一。如果說反對“分治”，就一定要接受假“統一”，這不是等於說對於帝國主義泡制的陰謀，也還有可取之處，還有選擇的餘地？這種看法其實是敵我不分，或者有意認敵為友的。

今天，廣大左翼干部反對接受帝國主義安排下的“統一”，這是好事，不是壞事，這表明我們的同志已充分認識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陰謀，對敵人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這種反對是正確的，是堅持立場的表現，和某些別有居心者和挑撥離間、借機翻案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胡亂地指責廣大干部是受敵人的利用，受牛鬼蛇神的誤導，在客觀上配合敵人的反革命活動，這是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的表現，是絕對說服不了人的，是無助於通過提意見，討論來辨明是非，維護革命真理的。

旗 風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我們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這里開會，爲了什麼呢？爲了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又是爲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我們共產黨人屢次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滅華方針是堅決的。不管日本掉換什麼內閣，它的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爲殖民地的基本方針是不會變更的。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看了這種情形，嚇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他還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對立；還要成立傀儡軍隊，和抗日軍隊相對立。他對於反蔣近來不大提了，據說已經改爲“聯蔣”。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們知道共產黨抗日最徹底，國共合作則力量更大，他們就用全力分裂國共合作，使兩黨各自孤立，最好是兩黨打起來。這樣，他們就利用國民黨內部的頑固派，到處放火。在湖南就開平江慘案(一)，在河南就開確山慘案(二)，在山西就開舊軍打新軍(三)，在河北就開張蔭梧打八路軍(四)，在山東就開榮啓榮打游擊隊(五)，在鄂東就開程汝懷殺死五六百個共產黨員(六)，在陝甘寧邊區就開內部的“點線工作”(七)、外部的“封鎖工作”，並且還準備着軍事進攻(八)。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九)；又顧請玄學鬼張君勱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反動主張，顧請托洛茨基分子葉青等人做文章罵共產黨。所有這些，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民都當亡國奴(十)。

這樣，汪精衛派和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兩家裏應外合，把時局鬧得烏烟瘴氣了。

許多人看了這種情形，非常氣憤，就以爲抗日沒有希望了，國民黨都是壞人，都應當反對。我們必須指出，氣憤是完全正當的，那有看了這些嚴重情形而不氣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國民黨里面也不都是壞人。對於各部分的國民黨人，應當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於那些喪盡天良的壞蛋，對於那些敢于向八路軍新四軍陣地後面打槍的人，對於那些敢于開平江慘案、確山慘案的人，對於那些敢于破壞邊區的釣人，對於那些敢于攻打進步軍隊、進步團體、進步人員的人，我們是決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還擊的，是決不能讓步的。因爲這類壞蛋已經喪盡天良，當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候，他們還要開磨擦，開慘案，開分裂。不管他們心里怎樣想，他們是在實際上幫助了日本和汪精衛，或者有些人本來就是暗藏的漢奸。對於這些人，如果不加以懲罰，我們就是犯錯誤，就是縱容漢奸國賊，就是不忠實于民族抗戰，就是不忠實于祖國，就是縱容壞蛋來破裂統一戰綫，就是違背了黨的政策。但是這種給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以打擊的政策，全是爲了堅持抗日，全是爲了保護抗日統一戰綫。因此，我們對於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對於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頑固派的人們，對於這樣的國民黨員，是表示好意的，是團結他們的，是尊重他們的，是願意和他們長期合作以便把國家弄好的。誰如果不這樣做，誰也就是違背了黨的政策。

這就是我們黨的兩條政策：一方面，團結一切進步勢力，團結一切忠心抗日的人，這是一條政策；一方面反對一切喪盡天良的壞蛋，反對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這是又一條政策。我們黨的這些政策，爲了達到一個目的，這就是力爭時局好轉，戰勝日本。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團結一

切抗日的進步的勢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勢力，力爭時局的好轉，挽救時局的逆轉。這就是我們的根本方針。我們決不悲觀失望，我們是樂觀的。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夠粉碎他們。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國決不會亡國。中國的進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暫時的現象。

我們今天開會還要向全國人民表明一種態度，這就是爲了抗日，全國人民的團結和進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單單強調了抗日，但不願意強調團結和進步，甚至完全不提團結和進步，這是不對的。沒有真正的、堅強的團結，沒有迅速的、切實的進步，怎能堅持抗日？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強調統一，但是他們的所謂“統一”，乃是假統一，不是真統一；乃是不合理的統一，不是合理的統一；乃是形式主義的統一，不是實際的統一。他們高喊統一，却原來是要取消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說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存在，中國就不統一，他們要把全國一切都化爲國民黨；不但繼續他們的一黨專政，而且還要擴大他們的一黨專政。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麼統一呢？老實說，過去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今天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真心實意地出來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會弄得一團糟。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和四十個日本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爲什麼要取消他們呢？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裏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懶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爲什麼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同志們，當然不能是這樣的。不是取消邊區，而是全國要學習邊區；不是取消八路軍、新四軍，而是全國要學習八路軍、新四軍；不是取消共產黨，而是全國要學習共產黨；不是要進步的人們向落後的人們看齊，而是要落後的人們向進步的人們看齊。我們共產黨是最主張統一的人，我們發起了統一戰綫，我們堅持了統一戰綫，我們提出了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誰人能夠提出這些呢？誰人能夠實行這些呢？誰人能夠只要每月五塊錢薪水(五)呢？誰人能夠創造這樣的廉潔政治呢？統一，統一，投降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於投降；反共頑固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於分裂、統一於倒退。我們能夠信這些道理麼？不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統一，算得真統一麼？算得合理的統一麼？算得實際的統一麼？真是做夢！我們今天開大會，就是要提出我們的統一論。我們的統一論，就是全國人民的統一論，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統一論。這種統一論是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只有進步才能團結，只有團結才能抗日，只有進步團結抗日才能統一。這就是我們的統一論，這就是真統一論，這就是合理的統一論，這就是實際的統一論。那種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義的統一論，乃是亡國的統一論，乃是喪盡天良的統一論。他們要把共產黨、八路軍

(轉入第八版)

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

辛志海

駐復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反復”這二個字，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很多。

在我們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領域後，又遇到了一種“反復”。這種“反復”是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表現，也是知識分子的通病。在知識分子中，這種“反復”的表現是很多的，他們在立場、觀點、思想、感情各方面，經常會發生反復。今天想通了，睡了一覺，第二天又不通了，現在通了碰到幾個“氣味”相投的，一串連又不通了；在這個問題上通了，在那個問題上又不通了。就這樣，一會兒通，一會兒不通，反反復復。從時間上講有短的反復，一天二天以至一頓飯、一分鐘之內都會有，長的反復，十天、二十天以至數月。這些反復，說怪也不怪，有些知識分子雖然讀幾本書，可是沒有扎根到工農兵中去，他們的思想其實是很空虛的。他們沒有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身上又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因此，一遇風浪就很自然地會搖擺不定。

針對知識分子的這種“反復”，我們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該怎麼辦呢？針鋒相對。我們也應該反復地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使他們堅定起來。

知識分子在立場、路線問題上“反復”時，我們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

知道”我們反復地對他們進行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教育，使他們堅定地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站到工人階級一邊。

在工作中，知識分子也有“反復”，今天工作有了點成績，勁頭就鼓得十足，明天碰到了挫折，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對待革命大批判也是這樣，開始時干劲很大，時間一長了又疲倦了。在思想改造過程中，今天接受了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的教育，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痛下決心，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可是，當革命真正革到他自己的時候就會感到痛苦，“受不了”。甚至認為自己有些方面還是“滿不錯的”上了一堂階級教育課，便熱淚盈眶，感動萬分，可是，事隔不久，就變成“听听很感動，想想很激動，回去就不感動。看到了這些‘反復’，我們就用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教導反復地教育他們，使他們不做半截子的革命派。”

知識分子的反復是很多的，今天這個“反復”解決了，明天還會有新的“反復”。對於知識分子這個弱點，我們工人階級下定決心，長期地、熱情地反復地幫助，教育他們，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我們相信，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一定能把那些要革命的知識分子改造成為我們工農兵所歡迎的知識分子。

(原載文匯報)

(接自第七版)

新四軍和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消滅，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滅，以便統一於國民黨。這是陰謀，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我們今天開大會，就要戳破他們的紙老虎，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反共頑固派。

注釋：

- (一)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民衆討汪大會上所作的講話。
- (二) 見〔必須制裁反動派〕注1。
- (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確山縣國民黨的特務和部隊一千八百餘人，圍攻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慘殺因抗日受傷的新四軍干部、戰士和他們的家屬共二百餘人。
- (四) 舊軍是指國民黨山西軍閥閻錫山的軍隊。新軍是指抗日戰爭初期，在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新發展起來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裝，亦稱抗日決死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蔣介石閻錫山企圖消滅新軍，在山西西部集中六個軍的兵力向新軍進攻，被新軍的反擊所粉碎。同時，閻軍在山西的東南部摧殘陽城晉城一帶的抗日民主縣政府和人民團體，屠殺了大量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
- (五) 張蔭梧是國民黨匪幫河北省保安司令，他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即在蔣介石的指令下，不斷地進攻八路軍。是年六月，更率部襲擊河北深縣八路軍的後方機關，慘殺八路軍干部和戰士四百餘人。
- (六) 一九三九年四月，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指使秦啓榮匪部在博山襲擊八路軍山東總隊第三游擊支隊，慘殺八路軍團級干部以下四百餘名。
- (七) 一九三九年九月，湖北東部國民黨反動派程汝懷調集匪部，圍攻新四軍的後方機關，慘殺共產黨員五六百人。
- (八) 國民黨的特務間諜在陝甘寧邊區的活動，以邊區的城市

為據點，並將這些據點聯系起來成為幾條綫，這樣來佈置他們的反革命工作。他們自稱這種工作為“點綫工作”。

- (九)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國民黨軍隊佔領了陝甘寧邊區的淳化、枸、正寧、寧縣、鎮原等五個縣城。
- (十)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反動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辦法，從中國西北的蘭州、西安至東南的蘇州、上饒，設立很多集中營，逮捕大批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以禁其中。
- (十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後，國民黨的反共活動逐漸積極。一九三九年二月，蔣介石秘密頒佈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論陝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文件，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和華中、華北各地，對於共產黨的政治壓迫和軍事進攻日益加強。這種壓迫和進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達到了高潮，被稱為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澤東同志在還里所舉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在陝西、甘肅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山西西部進攻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決死隊，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發動的兩次大的軍事進攻。在此以後，在一九四〇年的二三月間，蔣介石又指令國民黨反動派朱懷冰糾合龐炳勳、張蔭梧、侯如等匪部，三路進攻太行區域的八路軍。這次進攻被八路軍徹底擊敗，國民黨軍的三個師被消滅，而蔣介石所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就此被完全打退了。
- (十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所抗擊的日寇軍隊的數目，在後來有了變動。到一九四三年，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擊了侵華日軍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全部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參看本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一文的“兩個戰場”一節。
- (十三) “吃磨擦飯”即是說有些國民黨人以反共為專門職業。
- (十四) 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隊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員，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和津貼費平均為銀幣五元。